



*The
Memoirs
Of
Carl
Flesch*

卡尔·
弗莱什
回忆录



文匯出版社

卡尔·弗莱什回忆录

筱章 孙子 译

文 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尔·弗莱什回忆录/(匈)弗莱什(Flesch, k.)
著;筱章, 孙予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1. 5
ISBN 7 - 80531 - 852 - 2

I. 卡... II. ①弗... ②筱... ③孙... III. 弗莱什
K. (1873 ~ 1944) - 回忆录 IV. K835.15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554 号

卡尔·弗莱什回忆录

编 著/筱章 孙予 译

责任编辑/季元 大可
封面装帧/新艺术工作室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61 千
印 张/12.125
印 数/1 - 5100

ISBN7 - 80531 - 852 - 2/1 · 109
定 价/20.00 元

序

由筱章和孙予两位先生翻译的《卡尔·弗莱什回忆录》(中文版)出版了。出版社约我写点儿什么,可写什么好呢?思前想后,总之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首先这是件大好事,是对中国音乐界的一项贡献。

帕格尼尼以后,浪漫派的小提琴演奏艺术到了以约阿希姆和伊萨依为代表的19世纪末叶已发展到了顶峰。1917年,年轻的海菲茨在纽约卡内基大厅登台后,小提琴演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而独树一帜的克莱斯勒则是横跨这两个时期的里程碑,这本回忆录就是弗莱什对这段时期的综合评述。

由于弗氏本人就是这个阶段的重要一员(他是一位教学权威,又是一位独奏家和室内乐专家,所作的“*The Art of Violin Playing*”《小提琴演奏艺术》是一部公认的经典),他在著此书时又声明力求客观和公正,因此此书中的内容极具参考价值,尤其是对学习和热爱小提琴的朋友。

但话又说回来,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而且一个人的成就愈杰出就愈难免主观。弗莱什是一位很自负的人,所以处于他的地位和条件,他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会带有主观性就不足为奇了,我这样说并没有丝毫贬低他的意思,他在书中对有些问题批评的片面性也正反映出他的普通人的个性,但这些微瑕对于这位小提琴界的泰斗的权威性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学生罗斯陶在前言中就如此说明;英译者汉斯·凯勒也就弗氏对胡伯曼的评价作出了不同的诠释,这反而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II ◀卡尔·弗莱什回忆录

音乐是如何神奇的一件事情物，例如同一首乐曲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演绎手法，可以用不同的手法成功地演奏。而小提琴演奏艺术又是多么地多姿多彩。如果理解了这一点，这本《回忆录》就更值得一读，正是由于此，我也尽其所能对书中的某些段落作了些评注，谨供读者参考，因为小提琴演奏艺术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弗莱什的确功不可没，另外我也要向文汇出版社的季元先生以及参与此书编辑的其他同仁表示深切地谢意。

郑延益

原 序

如果没有卡尔·弗莱什在小提琴领域的研究、著述和教学中发挥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当今高水准的小提琴演奏是绝对无法想像的,这乃是一个众所周知且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位如此卓越的大师对同时代其他小提琴家、大提琴家、钢琴家、指挥家、甚至音乐评论家进行深刻而透彻的论述,使所有音乐家,尤其是小提琴同行都深感兴味。就我所知,在小提琴演奏史上,这几乎是第一次由一个真正胜任此行的人如此权威性地、细致地评说年轻一代无从了解的小提琴家和其他音乐家。当我们和后人读到弗莱什对帕格尼尼的琴艺客观而翔实可靠的论述,而非过去那种加油添酱,凭空杜撰且多半很外行的神话时,谁不心驰神往?当然,从今往后,历史将借唱片录音而如实传承。如果其音质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将给后人以相当准确的呈现。

在我看来,本书最惊人之处在于弗莱什论及他自己的才能、局限和遇到的困难时的坦诚和客观。只有真正伟大的人物才会在自我剖析时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和勇气。

而弗莱什在谈论他人时也极其真诚地采取同样严格的客观标准,我认为他达到了人力的极致。大凡伟大的艺术家无不取舍分明,很自然地有自己的观点、原则和趣味。个性愈强烈,其美学价值愈鲜明。所以,弗莱什对有些音乐家的看法并非为所有了解这些音乐家的演奏艺术的人士所认同——笔者承认自己也是如此——这就毫不奇怪了。不过,此类一己之见并不多,但真正重要的并非弗莱什得出的某些结论,而是他对各种演奏风

2 ◀卡尔·弗莱什回忆录

格极其专业化的、透彻而敏锐的分析。

因此,我认为,《弗莱什回忆录》一书不仅会深深吸引当代所有的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而且作为对小提琴演奏史最有价值的贡献,也将泽被后世。

——马克斯·罗斯陶

前 言

年届六十,人生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已经结束,长短未知的终曲开始了。这似乎到了结帐的时辰:你在人世间的客串表演是否在当代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你是否有益于人类,是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天赋?而从心生此念到决定向后人历数生平,仅一步之遥。未来的人们理应了解比你的出生和死亡证明或音乐词典中一个浮泛的条目更多的东西。他们也许有兴趣看看有关你事业的起点,发展和圆满完成这一过程的文字叙述。

对人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份追寻那些似乎相对次要的艺术往事于忘川的愿望。我们对伟大作曲家生平的了解大多相当完备,这与我们对那些从事二度创作,其创造性成就较为次要的杰出演奏家的了解形成强烈对比。就我们的专业——小提琴演奏艺术而言,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科雷里、塔尔蒂尼、纳尔蒂尼、洛卡泰里、维奥蒂或罗德等人物的资料,仅限于报刊上肤浅且无中生有的简介、短评之类,其中只含有最简略的生平。事实上,如果意大利小提琴学派没有作品传世,供我们据以推断该学派演奏家的技术水准,它就只是一个无从核实的神话。所以,我们只知道纳尔蒂尼是一位小提琴家,对他高贵而“动人”的音色则所知甚少。至于塔尔蒂尼,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坐在他床头为他演奏“魔鬼的颤音”的幽灵,然后是合音^①,最后是现存的他为隆巴蒂

① 指同时拉两个音时听到的次音。组合音可通过两个主音之差或之和产生,相应地分为差别音和总和音。塔尔蒂尼于1714年发现了差别音。

尼函授小提琴课程的信笺——若在今天，他可能因此而被革出教门，因为函授小提琴课程肯定是无济于事的空谈。或者试读阿图尔·布甘(A. Pougin)^①评述维奥蒂(《维奥蒂和现代小提琴学派》巴黎 1888 版)和罗德(《罗德简评》巴黎 1874 版)的文字，撇开其文献价值，它们只不过是各种日期，同时代人的看法和报刊短评的汇编。我们自可从中了解外在的生平事迹，但对于这些小提琴家的演奏艺术，则连浮泛的论述都付之阙如。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样，乐评大多是些华而不实的陈词滥调。

路易·斯波尔是第一个尝试详尽叙述自己一生的小提琴家。他的自传完全是主观的印象，其臧否的客观性至少是相当可疑。例如，他认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前三个乐章“除了若干天才的闪光片刻外，比前面八部交响曲的任何一部都糟糕”，而终曲乐章则是“可怕，趣味低下而微不足道的”，证明“贝多芬不具备美学修养和美感。”帕格尼尼他提到两次，只是一笔带过。这部回忆录也来尝试评价其他杰出的当代小提琴家。我们看到的全是有关斯波尔本人巡回音乐会，他自己的作品的来历和成功的记载。他的自传过于自我中心，无助于增进我们对他那个时代的小提琴家和小提琴演奏情况的了解。

至于传奇般的帕格尼尼，尽管他开过整整 30 年音乐会，我们也只能主要从报刊上信口胡言的记者报道，或虽然文学价值确定无疑却谈不上史笔实录的文人之作略窥一二，如海涅的“佛罗伦萨之夜”或霍夫曼的作品。至于他的演奏风格，我们一无所知。每个人都会对这位神秘人物发挥自己的想像，于是当代小提琴界的冒牌行家们便得以无可指责地借帕格尼尼之名推行其可疑的改革。

^① 法国音乐学者(1834 - 1921)。

在当代传记作品^①中,我们首先要推举莫瑟的约阿希姆传。这既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同时对了解约氏及其同时代人物也具有无可争辩的价值。但是,对约阿希姆的小提琴演奏,该书却完全未加评论。莫瑟是位过于平庸的小提琴家,在教学上又宥于诸如手腕要“松”,前臂要“紧”,揉弦要“轻”之类清规戒律,无从对作为小提琴演奏和教学大师的约阿希姆和与约氏同时代的其他伟大人物加以品鉴。因此,这部传记的长远价值在于其丰富的文献资料,对整整一代人的音乐活动作了虽然激动人心但却偏颇的描写。

全面地看,还有一种值得提及的传记。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布尔迈斯特(W. Burmester)自视过高,自我吹捧的自传,令人为其自我评价与后人心目中实际地位的悬殊而深感惊异。他为自己收罗的花环不过是些一夜之间即成废纸的新闻报道。但撇开报界评论的短暂性不谈,要从其中清楚了解一场演出的实际情况几乎不可能。这方面,有关18世纪末巴黎宗教音乐会上小提琴演奏的乐评,与当代的乐评毫无二致:二者都以空洞的印象式文字掩盖作者的无知。而当这些乐评的作者引用专业术语时,情形更令人吃惊。《柏林日报》的乐评专栏作家施密特误以为肘部处于正常位置就是“运弓僵硬”。断弓常常与跳弓混为一谈。E弦上偶尔一个空弦的失误本来无可厚非,被斥之为不堪入耳,而琴弓的噪音反被说成“有力”或“生气勃勃”。这些乐评人最多只有百分之一懂得一点小提琴演奏的技术及其恰切的术语。总之,报纸的评论根本无法代替符合事实的资料。虽然萨拉沙特直到1908年才去世,但今天的年轻小提琴家已无从得知

^① 弗莱什逝世后出版的重要音乐家传记有路易·洛西内的《克莱斯勒传》(伦敦1951年),约瑟夫·西盖蒂极富价值的传记《无条件:回忆和追思》(伦敦,1949年),此书若弗莱什有知,一定会本文中给予特殊地位;还有最新出版的罗伯特·马吉多夫所著《耶胡迪·梅纽因》(伦敦1956年)。

他的艺术个性,正如《法兰西信使报》只字未提维奥蒂的演奏风格究竟如何。

唱片也无法完全填补这个空缺。演奏者的性格、录音条件的好坏以及唱片保存的限制,都使人难以作出可靠的判断。此外,由于不可避免地缺乏演奏者和听众之间的相互交流,加之成功的录音排除任何杂音,于是很容易导致极端片面化的艺术处理。我们知道,乐音的某些特性很适于录制重播,即便整体而言录音根本谈不上艺术的完美。而一场艺术水准很高的演出很可能是唱片上听不到的。我有一个美国学生,其技术和心理素质使她无法在音乐会演奏中取得无可争议的艺术效果,但聘用她的爱迪生录音实验室的负责人却告诉我,在他看来我这个学生的音色是最完美的。

我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尝试一种新的评价方法。我特别要回避的是一己的偏爱和狭隘的技术偏见。一方面,我将重新发掘自己的艺术生涯中获得的所有持久的印象;另一方面,我试图描述 1883 年以来我所亲历的音乐生活中有关小提琴的方方面面。我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自己的见闻,还不如说是我的同事们的经历。我要写的是他人而非自己的回忆录。有关当代音乐家的生卒年月和发展阶段,举凡一般音乐词典可查阅者一概从略。对人物和事件上的注释意在丰富专业音乐研究的成果——描绘出当代音乐(不限于小提琴)生活的背景和场面。

但首要的是使本书成为 1883 - 1933 年^①小提琴演奏史的可靠史料。如果达到这一目的,21 世纪的音乐研究者对 100 年前小提琴演奏的实际状况将会有所认识。

① 事实上,弗莱什的记述只到 1928 年为至。——原注



卡尔·弗莱什 (Carl Flesch)
1875年出生于匈牙利，在经历了维也纳的学习阶段后，最终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著名的马尔西克班上，以其各方面优异的演技投身于小提琴演奏，并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功。同时他开始了漫长的教学工作，足迹遍及世界各地。1944年11月在瑞士的卢塞恩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目 录

| | |
|---------------------|-----|
| 原序 | 1 |
| 前言 | 1 |
| 维塞尔堡(1873 - 1883) | 1 |
| 维也纳(1883 - 1890) | 7 |
| 巴黎(1890 - 1896) | 48 |
| 柏林(1896 - 1897) | 115 |
| 布加勒斯特(1897 - 1902) | 144 |
| 柏林(1902 - 1903) | 176 |
| 阿姆斯特丹(1903 - 1908) | 192 |
| 柏林(1908 - 1913) | 237 |
| 美国(1913 - 1914) | 272 |
| 战争年代(1914 - 1918) | 288 |
| 战后年代(1918 - 1923) | 306 |
| 美国(1923 - 1928) | 322 |
| 最后的十六年(1928 - 1944) | 352 |
| 附录 I | 359 |
| 附录 II | 363 |
| 附录 III | 364 |
| 编后 | 366 |

维塞尔堡

(最初的十年 1873 - 1883)

我于 1873 年 10 月 9 日生于匈牙利一个叫维塞尔堡(Wieselburg)的小镇。全镇居民约 6000 人,讲德语,多以务农为生。该地区一度以音乐家的摇篮而闻名:方圆 50 公里内先后诞生过海顿、李斯特、尼基什、汉斯·里希特、多南伊、莫肖伊^① 和著名的瓦格纳音乐的歌唱家凯瑟丽娜·克拉夫斯基等大音乐家。我父亲是个非专科普通医生,同时是名军医。他的祖父和曾祖父曾是极受敬重的拉比^②,他父亲是个谦逊的布料商——一位杰出的人物,在社区里举足轻重,并且是个虔信宗教的正统犹太人,活到 75 岁。他育有 4 个孩子,其中只有我父亲选择了一门职业。父亲受过良好教育。他曾告诉我们说,在他念书时,匈牙利公立学校必须讲拉丁语。事实上,他和同事从事商业交流时讲一口极流利的拉丁语。他头脑聪敏,心地善良。但在与多半目不识丁的匈牙利农民的交往中,他逐渐变得粗鲁了。很多人都知道他给穷人治病时不收分文,于是常常利用他的善心坑他。作为医生,无论外行还是同事都视他为权威。他广博的知识和多样的技能在我们这个专业化时代几乎是难以想像的。他把自己的职业看作是天职而不是生计。作为传统的家庭医生的典型,他是全镇最受欢迎的人,无论异教徒还是犹太教徒,不管是

① 莫肖伊(Mosonyi 1815 - 1870)旧时匈牙利国歌的曲作者。

② 犹太教会众领袖(书中除原注外的注释均为编者和郑延益先生所注)。

身体的还是精神上有病的都来找他。当然,那时看病还没有现代的消毒措施。医生只有在面临某些急性感染的威胁或连续诊治完全不同的病人时才洗一下手。我们几个孩子偶尔也在手术中作帮手。我曾经帮父亲抢救一个唱小夜曲时被情敌用刀捅破肚子的小伙子,至今想来犹觉后怕。

观念老派的父亲认为亲昵的动作有失尊严,所以尽管他深爱我们几个孩子,但从我们6岁上学起便不再有任何亲热的表示,让严格的老师来管教我们。事实上,他在生活中非常勤俭自律。一辈子日复一日地让全家午餐时只吃汤和牛肉煮蔬菜,只有安息日时我们才能吃上传统的烤鹅。

相对来说,他的收入极高,但他67岁去世时只留下少得可怜的一笔钱,因为他把储蓄都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按被奥匈帝国统治的匈牙利地区的习俗,我们家聘有一位来自瑞士法语区的保姆,教我们基础法语。学练乐器也是必需的。事实上,男孩子长大了还必须送往省会或首都去完成学业。父亲毫无怨言地承担起这笔过大的开支。他得医治许多病人才能满足我在巴黎留学最初几年的费用需求。他大量花在孩子教育上的钱和他的收入不成比例。幸而他活着看到了这个他辛勤付出的结果。

工作是他的信条。而懒散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他老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你这会儿在干什么?”由于他的系统教育,日后我也变得总是闲不住,几乎成为一种坏癖。“游山玩水”不但令我反感,而且真的还会引发神经衰弱。

我母亲仪容高贵——希腊式的鼻子不幸没有遗传给我,而她特别美丽的嘴则含着蒙娜丽莎式谜一般的微笑,并把它一直传到她的孙辈身上。她是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脾气也很大,我16岁那年还挨过她打。但是,我们几个孩子都深深地依恋她,天底下没有比她更挚爱的妻子和母亲了。她只活到52岁,死于乳腺癌——是夫妻间诊断和治疗结果的绝好例子。父亲发现她

的早期症状时不愿相信这是恶性肿瘤(他行医多年,对癌肿的症状非常清楚),自我安慰地幻想那只是个良性肿块。等到决定手术时为时已晚:她一年半后就去世了。母亲是医生的妻子,对自己的病情不抱任何幻想,陷入无底的哀痛,到死才得解脱。

我父母的婚姻是典范性的,尽管他们之间常因母亲的脾气而引起争吵。这场婚姻始于一次作媒相亲,这是一个逗人的故事。这是父亲在母亲下葬那天告诉我的,他那天特别爱说话。当时父亲刚刚大学毕业,正想找个合适的爱侣。他为此联系到一个维也纳的朋友,于是在后者的公寓里安排了一次相亲。结果不妙,父亲不喜欢人家介绍的那位女郎。他告辞出门时正巧撞上一个漂亮的姑娘,极其迷人。他当即转身问主人那姑娘是谁。“是我女儿。”“哎,我要娶的就是你的女儿。”

我父母俩根本不同的性格对我艺术和人格的发展兼有推动和抑制的作用,导致了我个性的两重性。从父亲身上我继承了处事有条理、好分析的特点,还有他的矜持——不爱出风头;另一方面,我性格中冲动、火热的一面又得之于母亲。这两种相反的秉性始终同时而又各自独立地左右着我的精神状态。我往往既冲动又内省,既热情又审慎——不是忽此忽彼,而实在是同时兼备。我会像母亲那样体验一个自然之子不由自主的爱和恨,又具有父亲那种哲学家式的批判态度。我既能充满激情地演奏音乐,同时又能撰写《基础练习》和《小提琴演奏艺术》。这方面我从未得到别人真正的理解。有的人将我看成是审慎而洞察一切的学究,有的人则将我首先看成是一个艺术家。就实际精神状态而言,我始终同时兼备二者。作为演奏家,我从未将这两种相反的才具成功地融为一体。只有在晚年的教学中,我才充分施展了我的才华。因为只有这时,我才得以同时调动我的才智和情感:首先对学生的勤学苦练加以分析,然后又立即为之演示富于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从留下的照片和哥哥姐姐的回忆可见,我是个活泼、漂亮的孩子。因为天才早熟,父母在我还不满5岁时就让我上学了。日后我将为此而付出代价:在维也纳念书时我精力无法集中,别人却以为原因是我调皮,而缺乏才干。

我小时候,学校分基督教和犹太教两种。我自然被送往犹太教的小学,在那儿念德语,希伯来语,学习人们认为生活所必需的所有其他东西。长到6岁时,我学音乐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

在此,本该插入常见的所谓天意使然的小提琴神童之类的情绪化故事,可事实上这根本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乐器,是我父母替我选择定的。他们将钢琴分配给我姐姐和两个哥哥(我们总共6个孩子)。下午4点放学,7点结束练钢琴,之后全家晚餐、就寝。于是,我根本没机会练钢琴,不得不另学一种乐器。我和小提琴就这样连在一起了,而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很典型的。可是那种2岁大的孩子就在扎着细绳的香烟盒上练习拨奏之类的故事全是骗人的鬼话。起因几乎总是来自外界环境,孩子只不过是兴奋地抓住任何满足其演奏本能的机会罢了。对某种乐器明确的、天生的偏爱是极其罕见的,甚至当学生长大后改学其他乐器时,多半也是因为生理条件的影响所至。

于是,在我快到6岁时,父母请一位鞍具商来教我拉小提琴。这位老兄因每周日在教堂任首席(也是仅有的一席)小提琴而出名。父母虽对音乐一无所知,但对他的教学方法肯定是颇存疑虑,因为不多久我就转而从学于本地消防队乐队的指挥了。大约18个月以后,这位和蔼快活的指挥出人意料地决定展示一下他的教学成果。他和我一起准备了几首舞曲,拿着我的提琴来到我和父母常去的一个教区集市。在那儿,他忽地将我抱到围坐着大喝啤酒的乐师们的圆桌上,我随即拉了一二首舞曲。农民们轰动了,一对对正在跳兰德勒舞的男女都纷纷停下来,惊